



三

10229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又答論姜公輔狀

國子監
五清書
書
書

右欽漵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竑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

李懷光事已見上註

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

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竇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者臣以戇執務在朴忠惟理而言有懷必盡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

奏議卷五

一

明厚

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

魏志許允

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非次允入將加罪其妻阮氏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又曰主

聖則臣直

薛廣德傳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

今陛下稟天縱之

性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雷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

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劉向曰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

無乃愈疏

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于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弭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弭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

家語六本篇云

而弗於情

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本傳云環陝州人德宗初吐蕃寇劍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虜遂破走威名大振環所領一軍多幽隴舊卒時方在陳許正當賊衝孤軍無後援恐其爲賊所乘遂

上此奏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
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
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
下則楚琳助亂鳳翔節度使同平章事張鑑不習軍
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後營將李
楚琳爲人剽悍軍中畏之當事朱泚爲泚所厚行軍
司馬齊映與同幕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爲亂
首鑑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亂事不時發鑑方以迎
駕爲憂謂楚琳已去矣楚琳夜與其黨作亂鎰縱城
走賊追及殺之楚琳自爲節度使降于朱泚
隴州刺史郝通奔于楚琳岐下卽鳳翔也 薊門則
朱滔黨姦盧龍節度使朱滔與魏博田悅鎮冀王武
俊滔青李納合從以叛薊門卽燕薊也

奏議卷五

三

丁山

陷于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
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
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
危能安間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
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
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
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
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
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
江左完實恐須密敕韓滉切令贍恤此軍

本傳云滉
爲鎮海軍

節度使帝在奉天及狩梁州貢獻不絕貞元
元年遷江淮轉運使故贄欲令混贍恤之
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洽卽玄
爲汴宋節度使與曲環爲
鄰故贄欲詔洽保持之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
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
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

臣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澈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
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
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
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卽宰相
劉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

奏議卷五

四

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
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
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
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
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純
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德宗旣狩奉天又
自奉天復幸梁州蕭復
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
窮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
溪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張延賞累拜荆南
劍南西川節度使
德宗在奉天貢獻相望于道及次梁倚劍
蜀爲根本卽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本傳 韓混望幸

於東吳

本傳云混爲鎮海軍節度使帝狩梁州獻繡十萬疋混聞京都未平乃築石頭五城修塢

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南走事置館第數千於石頭城此乃臣子之

常情古今之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空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

建觀察使李猗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

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

言不誣

臣

又荅論蕭復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吏

無別意終是不識事空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

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

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

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

可以不全理體有空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

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

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

優蠲眾情顯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

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旣失望

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空不稱謂爲

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畱在外則當

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德宗疑從賊中來行在官恐有姦計贊謂今盜據宮闕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可復猜慮拘囚乃上此奏

右欽激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畱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相尋

奏議卷五

六

〇九

奏

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詳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眾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空之如地垂旒黠纒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左宣十五年川澤納汙山蘊匿瑕蘊匿瑕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

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
覺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
可以百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
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
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
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
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唯堯
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
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
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

奏議卷五

七

表如

項羽傳云

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

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

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

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

軻欲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取燕地圖奏之圖窮而匕首見

因把秦王袖而搥之秦王絕袖而走

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

本傳云隗囂使援奉書雒陽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

真也

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

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

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

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

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
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
之意謀吞眾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
嚴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
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
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
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
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
天其或者欲大啟睿心做小失而崇丕業百臣謂陛
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

奏議卷五

八

〇〇〇

東和

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尚襄流誤若未
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
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
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于闕下陳
謀諫失者爭詣于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
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浴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
凝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
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
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
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葭爾兇醜會何足平

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誘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也旣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厯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旣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揣樂間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滋遂致轂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冤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旣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遒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旣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

馮異傳云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

繼叛都邑城闕猘兪迭居契公入烏入二切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猘兪狀如

貍龍首食人德宗幸奉天朱泚入居前殿僭卽關輔

皇帝位于宣政殿後李懷光反又屯兵咸陽

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厯於連山

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

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

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

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

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

徒假如過有張皇迹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

人竝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

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

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

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

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

人輟行史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問賣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

而嘆乃還息乎陬鄉燕尊郭隗賢士繼往燕昭王卑身厚幣以

招賢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

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

自魏往鄒衍自齊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

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

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渾瑊奏尚結贊屢約共取長安旣而不至間其眾大疫已引兵去上以李晟與瑊兵少欲倚之共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贊贊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曰尚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竝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

奏議卷五

十一

沈氏

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竝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澈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

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寢多

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

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吐蕃傳德宗卽位累與吐蕃通使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渾瑊用論莽羅兵破泚將韓旻于武亭川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虜先約求地帝止償帛萬匹虜以爲怨乃數入寇帝詔責之對曰本以武亭功未償乃來又埃碑仆疆場不明

故行境上其反覆如此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逮至盜

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

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畱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

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遽至猖狂每頗由茲促

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窻內難

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

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

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

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旣姦且驕

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

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

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

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

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

奏議卷五

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
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
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
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
我之師堅寇之眾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
招其損百以此靖國適資其亂百抑昨蕃戎未退臣
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吐蕃傳云次相尚結贊
有謀大相贊普卒用結
贊爲大相平涼之盟謀陷唐大將渾
瑊馬遂李晟果如所料其有謀可知恐其潛蓄姦計
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泚窮蹙之時輕犯近郊
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

奏議卷五

三

兩峙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
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亡我
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孑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
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
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
之災覩機若暝邁厲自遁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
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泚
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
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逼凡有血氣皆知
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

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引恤隱之懷天下
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旣揚昏祲
自斂蠢茲狂悖入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
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
光別保蒲絳本傳云懷光與朱泚稍稍攜貳益不自安乃引兵如河中旣至復取同絳二州
按兵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城晟諸帥
觀望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
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
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
劣翦撲非難孰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
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
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
統戴休顏韓游環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尚可孤
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於撫接
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
大業旬月可期不宐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
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

臣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

便狀

德宗復遣使謂贄曰卿言吐蕃甚善然城
晨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卿宜審細條

疏以間贄以爲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不若假以便宐待以殊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審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眾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宐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宐則敗君之眾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感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勳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宐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眾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

奏議卷五

十七

廿三

萬云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初楚琳作亂殺鳳翔節度使張鑑乃叛附朱泚及奉天圍旣解楚琳遣使入貢上不得已除鳳翔節度而心惡之議者言楚琳若不隄防恐生窺伺至是楚琳使者數輩至上皆不引見畱之不遣贊遂上此奏上釋然開寤善待楚琳使者優詔存慰之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畱數輩竝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慙慙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

奏議卷六

一

四九

下

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斜徐嗟反漢中谷名南谷名褒北谷名斜首尾七百里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篋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惰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閒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

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
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
露猜阻之跡懼者甚眾豈惟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

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

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

陳平無行而不棄史陳丞相世家或說平受諸將金漢王責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

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無益於勝

負之數平又自楚謁漢王使平參護諸將乃不

敢復忿韓信自王而遂封假王漢王陰侯信既平齊欲為言

良計乃遣良韓信臨死曰恨不用立信為齊王蒯通以析理獲全

烹之蒯蒯通言上怒蒯通欲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固力不能又可盡烹之

耶高帝乃雍齒以積恨先賞史留侯世家上見諸將

釋通云云偶語以問留侯對曰欲謀反耳上曰為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

者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人人自堅乃封

為什萬侯羣臣皆喜曰雍齒尚為侯吾屬無患矣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

射鉤之賊而任其才管子內言云桓公自莒反于齊

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其惟管夷吾乎公曰彼親射

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曰彼其為君動也

君若宥而返之其為君猶是也公釋斬祛之怨以免

從之迺堅請夷吾於魯授以國政釋斬祛之怨以免

於難左傳二十四年呂卻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讓焉曰女為衛惠公來求殺予命

奏議卷六

二

不

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

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挾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澈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竝賜名定難功臣

奏議卷六

三

三〇九九

胡厚

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竝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竝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

直唯聖所裁臣間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勳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爲難辨且名者眾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爲爭端覈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非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

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史記蕭丞相世家高祖封

何為鄼侯功臣皆力爭謂何未嘗有汗馬之勞房玄

齡傳太宗第功班賞以元齡杜如晦為弟一淮安王

神通曰今玄齡等以刀筆將軍王師利乃至攘袂指天等皆怙據

杖或指畫自陳說見叔孫偶語謀反見張

見淮安王神通傳通傳拔劍擊柱良傳誼譁訟冤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

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

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

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

且俟賊平甄錄非晚

奏議卷六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誤詔書

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

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

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

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

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

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

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

於赴難之師李懷光之師本為赴難而來再遷於蒙

反與朱泚連謀據河中以叛

塵之日

左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時德宗自奉天復幸梁州故有再遷

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

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吐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百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會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眾口流傳恐非所以荅慶賴之心副維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尅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脩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烝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

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

劉向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

奏議卷六

七

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皆絕去其冠纓呂氏春秋曰秦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馬見野人殺將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生也徧飲之而去亦見史記秦紀 豈必忘其情愛耶蓋

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

人何必獨在於此

左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王

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

易曰危者安其

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

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

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

左昭公四年司馬侯謂晉侯曰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字

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

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
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
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
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
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左襄公五年衛侯衍入大
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
之言道迎者自車揖之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
迎於門者頷之而已

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

管子短語桓公管仲
鮑叔牙甯戚四人飲

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何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牙
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
縛在魯也使甯戚無忘飲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
曰寡人與二大夫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
危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

奏議卷六

八

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
衰衛爲覆車之鑿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
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誤賜渾瑊詔未
敢承旨伏惟聖裁此奏既上德宗雖不
降詔竟遣使搜訪焉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間粗備但以霖
潦方甚道路阻艱眾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
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聞鈍亦竊揣量
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
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

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峯澍流巨石崩奔訇隱相繼深谷瀾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邁歿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霍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空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倘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懷懣懇誠實冀昭納



請釋趙貴先罪狀

貴先本齊映部將賊泚給以迎駕遂遭劫制授以偽官賊泚既平諸將以其從逆請誅之贊謂貴先之罪出於誘陷乞加原貸乃上此奏

右欽澈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眾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眾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眾東行貴先卽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鑾輿泚旣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畱遂遭劫制身縻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迹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

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
希烈猶熾遭懼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眾心既偷賊
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
談以興億眾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
胡亂華染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
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汙之見
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

奏議卷六

十一

卷六

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

唐酷吏傳崔器深州人肅宗至鳳翔

器兼禮儀使二京平爲三司使器旣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王官陷賊者陳希烈達奚珣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遂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爲安慶緒驅齊至相州間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愧悔及聞崔器議刑眾心復搖帝曰朕幾爲器所誤

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

旣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

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

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

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

事見上注蓋以圖

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
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覺加戮不足威暴逆矜
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此語見左隱公三年盛德斯在何所
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
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
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
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



論替換李楚琳狀

德宗甫至漢中卽欲以渾瑊代
楚琳鎮鳳翔贄上奏以爲不可

右欽湊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候朕到

奏議卷六

七

奏

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
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
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
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
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
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楚琳乘朱泚
之亂遂殺張
鑑自稱雷後按以典法是宜沔瀘檀弓云殺其人壞
其室沔其宮而瀘
詳見上注馬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
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
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

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
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
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
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
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
沒代史陳丞相世家人有告楚王韓信反者平教高
帝僞遊雲夢因就擒信乃南出雲夢信果郊迎
道中高帝見信卽令武士執縛自是諸
侯反者九起高帝因討陳豨竟以疾崩其微倖之不
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
未諭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
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
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
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
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
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
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
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歷
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
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猜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
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

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况楚琳卒伍凡材廡養賤品
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
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光既升勢自踈縮今郊
畿已又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
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
握之地縱令躡躅何惡能為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
反側促駕遙止錄功犒勤敷肆眚之恩布惟新之令
然後召韋皋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
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蔓介
復勞誅鋤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為後圖

奏議卷六

仰希睿聰試更詳慮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湊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

河東狀馬燧傳時天下旱蝗軍中艱食多請宥懷光者燧乃入朝為天子自言之云得三十日糧

請平河中帝許之燧乃與渾瑊等合因說降賊將徐延光等餘戍望風遁去燧濟河兵入萬陣城下是日

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降乃誅其黨兼令臣商量須作其他脅附悉赦之不閱月河中平

何處置令欽湊奏來者兇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

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

湊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

少畱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

有喪之端故晉勝鄢陵范燮祈死

左成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

不欲戰卻至不從楚師敗績文子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愛我者唯祝我速死無及於難也范氏之福也七年六月范燮卒不

及一年三卻誅厲公殺胥童死果如文子之言吳克

勁越夫差啟殃史吳世家吳王夫差既敗越北會諸侯於黃池六月越王句踐伐吳虜吳

太子及其後累為越所敗夫差遂自剄死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得不可

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

其喪必臻臣竊懼詔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

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

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

版之戈復起淮沂之役

謂欲以平李懷光之師即為討李希烈之計斯議

奏議卷六

一啟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

福為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

於含容既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

瘡痛未平朱泚傳云建中初以李懷光代段秀實兼節度涇原涇士間懷光暴更相恟懼雷後

劉文喜因劫眾以叛詔懷光與朱泚討之其裨將劉海賓與其徒殺文喜崇義之征漢南

之芟夷繼甚叛臣傳梁崇義為羽林射生事來瑱於襄陽瑒誅遂領其軍代宗因就拜節度

使舉七州兵二萬與田承嗣李正己等相讎結遂拒詔不朝德宗命李希烈討之崇義兵大敗乃赴井死

傳首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

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

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

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抱釁反側者懼

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讒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互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隍艱屯縣縣聯聯若包桑贅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不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贖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勦財知殘人肆欲之取

奏議卷六

六

魏

危知違眾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

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獻款

本傳云贊嘗爲帝言

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眞入朝爲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誠之動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臬鴟以好音

泮水詩云翩彼飛鴟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

好音消禳沴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畔

換之夫削僞號以請罪

如藩鎮傳興元元年赦天下王武俊大集其軍黜去僞號

類觀覺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需

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討之而愈
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
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
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
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
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
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
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

田悅等

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

南

謂討希烈等

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芻廩以牧馬

奏議卷六

七

胡厚

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
既而曠日懸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
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

竝見上注

豺狼整

居於禁闈猱獠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眾布路而
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
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閒何所不爲既

而悅納之儔

謂田悅李納

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

軌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

奉天所下制云其李希烈田悅

王武俊李納并所管將士官吏竝與洗滌各復爵位

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

表章唯恐居後

詔拜田悅爲右僕射封濟陽郡王悅眾欣然聽命拜王武俊官爵王武俊

卽黜去僞號李納聞帝下詔罪已悉義屬命封隴西郡王各見本傳迹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死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恆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崛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旣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懲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覺者懼必死之誅奉

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毗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
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
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
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
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
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
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
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
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
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
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
其信歟前典垂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
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眾慝以咎己布明信
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
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
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
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百而聽觀
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
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
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

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
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
轅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
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
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
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
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
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脣亡齒寒之病夫病同
者雖胡越而相愍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
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
羣擊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
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
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
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
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
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
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
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
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
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

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
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
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
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
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眾慝驚心之日羣生改
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
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
染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
貸疲氓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
舍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
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
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
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汙之
黨且宥矣吾屬何病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
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
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
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
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
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
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

地之間百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敕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宐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

奏議卷六

三

可抄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天下怨疾正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无實才帝覆詔宰相自擇贄遂上此奏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竝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誘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眾陳謝祇稟成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

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

辟舉之制

漢制其州郡佐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

史自辟當時如杜向則揚震所辟李膺則

胡廣所辟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以下得自辟

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當時如杜甫則嚴武所

辟韓愈則董晉

所辟他官類此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

也昔周以伯冏爲太僕命之曰慎揀乃寮罔以巧言

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

官而大官得自揀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

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

漢制

刺史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

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

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

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

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

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尙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

晉

濤爲吏部尙書居選部十餘年每一官闕輒啟擬

數人濤所奏甄別人物各爲題目號山公啓事 宋

奏議卷七

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荅云黃散已下

南宋蔡廓傳

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

廓初拜吏部

尙書謂左丞傅隆曰選皆出我乎隆言之執政徐羨

之曰黃散已下專以相委過此則與眾參之廓聞之

曰我不能爲徐干木書紙尾遂不就案黃紙錄事尙

書與吏部尙書連名故云書紙尾干木羨之小字也

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

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竝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

唐選舉志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

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竝列於選曹銓

聖書

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

奏議卷七

三

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

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竝宰臣敘擬以間其餘臺省屬僚請委員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

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

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卽此義也自蒙

奉議卷七

四

〇〇〇

宋和

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厯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者其行能又未間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宐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

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引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迹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

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

事見管子

所謂小人者

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眾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長官舉人法非穩便令臣竝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黜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可

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諂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

晏子春秋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

若

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揀寮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

奏議卷七

八

舊唐書

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引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

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太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收實材眞賢故當時有把推腕脫之語而一時所得如姚崇宋

環輩皆足以建開元之太平事見則天傳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

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

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

使先進者漸益凋譌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誘

沮互起用一人則創疇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

法不一之患也德宗天資猜忌用人太精東省開閣累月南臺惟一御史則天舉

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是

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

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

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

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

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

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

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

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

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

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

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

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

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
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
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
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
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
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
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
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
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
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
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恕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
慙惶所以龜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
須遣使撫綏陛下尙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
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
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
流俗之弊多徇諂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惡
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
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

奏議卷七

十

三

樓

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
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
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
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
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
母矣見孔子
間居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
而慮周四表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
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
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
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
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
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縣數十州奔告于朝日月相繼
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
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
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
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
示憂憫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
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
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

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縣據所損作分數等第
間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殍者蒙瘞酌之惠存者
霑煦嫗之恩需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
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
不甚多儻蒙聖恩尤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
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
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
必懼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且隰
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
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

奏議卷七

十三

論厚

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

吳通元傳通元與弟通微并實參等素與陸贄

不相得參從子申與通元兄弟共讒誘贄帝大怒罷參宰相賜通元死於長城驛乃赦殺申尋亦殺參諸實并逐去時正元八年四月也親黨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

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
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
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
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

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旣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

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己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

劉向殷湯說苑

引罪

湯詰云

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

是由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

老子云

自希烈亂

常汙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吐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募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饑乞糴

奏議卷七

十三

十一

德

于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大夫馮射曰無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馮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辱

見左傳十五年

是知棄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恤鄰救災矧君臨

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
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與有征之師問
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
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
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
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
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人負
我無我負人昏操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
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
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
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
竝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奏議卷七

十四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班宏判度支卒官贊薦李異帝漫許之而自用裴延齡贊言延齡侮戾躁妄不可用帝不聽

右緣班宏喪亡

本傳宏衛州汲人天寶中擢進士弟

下計故進宏尚書後判度支宏清潔強力晨入官舍夕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年七十三卒臣

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

李異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

杜佑京兆萬年人嘗爲水陸運使改

度支兼釋糴使於軍興饋漕佑遷刺史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見本傳盧徵幽州人三遷給事中戶部侍

郎李衡亦歷戶部侍郎皆繼劉晏掌財有名於時附見晏傳李巽趙州贊皇人爲湖南觀察使正元五年徙江西巽長吏事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下不敢私見本傳

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令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旣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空令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本傳延齡資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聘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

者 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

清貫更居要重必歟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本傳憬隴西人正元中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鈎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綏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積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後漢孟嘗君傳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旣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汗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恆制

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
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奏議卷七

十七

高云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計嚴南而豫安南重中使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長

論齊映齊抗官狀

本傳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辭科之鳳翔張鎰辟為判官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欲為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從為楚琳所殺映

遂奔奉天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眾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

臯李兼鄰接方鎮

臯為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為鄂岳沔都團練使故云鄰接方

奏議卷八

一

四〇八

李正

鎮

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

潭為夏綬銀節度使全義為長武城使故云密

邇軍城

此例甚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

至於映抗良才竝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長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

本傳

景隴西人德宗以爲左丞進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

卿之意若有要便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

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

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

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

本傳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天寶間拜

侍中元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力辭不聽代

宗立復攝冢宰固辭乃免永泰初薨年八十二晉卿

有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

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贄乃上奏帝然之而粲官

終不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

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竝改與在外閑僻

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

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

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縫庶績督課羣官

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

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眾人

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同罔然

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

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旣是準

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

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憎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璟

與臣竝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

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聞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迹實姦耶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迹恕者在求之以情迹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

迹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迹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是擅權安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迹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造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誘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畱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百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

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

左傳云象以齒而焚其身

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

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恡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貺苟或違道且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閒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

奏議卷八

六

之則法度浸墮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饕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眞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更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

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

見記
縑衣

表傾

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
案寮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
人之肝腦筋髓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屯
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
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月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
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荐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
厚祿者當憂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
貪風是令已困之氓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爲鞭

奏議卷八

七

四〇七

蘇

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四
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
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
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
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污行助成聖功矣臣
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
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
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
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
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

辨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
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
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
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事侵蝨不懷愧心但
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
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左昭四年鄭
子產作丘賦
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
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利於小者必害
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
不已必及衣裘夜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

奏議卷八

八

九年三

德院

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
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
災毫末旣差丘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
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
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
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百夫豈樂而
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卻其
一有所受有所卻二端相反則遇卻者或有意疑乎
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
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百適所以服其心而

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與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賄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奸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

左襄二十一年邾庶其漆

問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從者於是魯多盜臧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是賞盜也純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言私曲之不可以蒞眾一以待人而後可以治人

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

不敢易紀律。

此臧哀伯諫取郟大鼎之言見左傳成公二年

言賄利之不可

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名之

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

左襄二十四年范宣子為政諸侯之

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寫書於子西以告宣子。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僞也。惑之僞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重令

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汲汲也將焉用賄？宣子說乃輕幣。

言貪欲

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惟

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

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

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

奏議卷八

十

禮記

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

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

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

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

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

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

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

見郊特牲

是知傷風害

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

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

主輔臣之閒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

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本傳參無學術多立親黨尤愛族子申參與吳通元兄弟并申舅嗣號王則之皆與陸贄有隙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逐申爲道州司馬參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之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別駕逐其男役入貲產奴婢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

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

奏議卷八

十一

〇六十一

雋覽

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眾人亦爲之懷愍本傳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天下以爲冤濫青節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竇先誅後詔天下駭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悅請還其妻子不報

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迹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尙昧結構之由况在眾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畱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

奏議竇參等官狀

奏議卷八

十三

沈石

帝又欲殺申則之及族子榮贊乃上奏請榮還官申則之除名詔可時宦侍誘毀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申免榮死諸竇竝逐去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竝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竝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
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
旣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
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
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
事則尙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
之竝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眾何能
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
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
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
是私黨近親當時竝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
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
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
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非令猷臣等商
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

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寶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竝徵
贓寶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
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寶參身既遠
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鈎當收拾卿等商
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
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鞫一作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
察冤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
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

奏議卷八

十四

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

刑法志太宗悔斬張蘊古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

久之謂羣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覆奏

庶或宥之聖王

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
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
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
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
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
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



請還田緒所寄謨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

止令爲其亡父承嗣。誤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誤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緝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違天誅，全歸土壤。藩鎮傳田承嗣平州盧龍人隸安祿山麾下自天寶以來叛服不常盜有與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其姦年七十五死贈太保緒乃承嗣第六子。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

奏議卷八

十五

國朝

田緒尙干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跼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旣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荅，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誤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卻迴訖，不敢不奏。田承嗣第六子註陸宣公奏議卷之八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

糧事空狀

食貨志正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蹂躪者二十年矣北至河曲入戶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十七萬斛皆糴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行和糴遂進此狀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贄議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眾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

奏議卷九

一

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止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

食貨志錯說文帝云

充國建破羌之

議先務屯田

漢宣帝命趙充國伐叛羌充國遂上屯田十二便宜事

歷代制禦

四夷實

一作常

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

一作貢

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

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

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此語出孫子作戰篇又見韓信傳涉

履艱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

猶過其半犯雪霜皸瘵之苦皸居云切足坼裂也瘵陟玉切手足中寒瘡也

趙充國傳軍士寒手足皸瘵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

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

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

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

奏議卷九

二

胡厚

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

用此語見韓非傳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疏矣

頃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

繼淪陷尙結贊始爲次相後爲大相甚有謀略屢引兵入寇邊城多陷事見吐蕃傳雖由

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昧理

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

戍卒未多邊農尙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屢豐比於

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

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

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

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
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全

正元二年十二月吐蕃陷鹽州十二月陷夏州

惟靈武獨全事見吐蕃傳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

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
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
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
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
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
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
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
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
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
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互千里之地莫
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
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
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
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

時尚結贊以兵入吳山寶

雞焚聚落略蕃牧丁壯又剽沂陽華亭男女萬入更

攻連雲堡降之虜牛羊率萬計涇隴及邠之民蕩然

盡矣諸將曾不能得一俘但夫將貴專謀軍尙氣勢

賀賊出塞而已事見吐蕃傳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

詞馮唐對

文帝曰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

淮南子兵略故良將

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立山動如一體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拳手

之一握萬人之更進不如有一便空從事之規李靖對太宗曰

陛下每在將必使之便空從事則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故能動作協變

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

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

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闢田疇

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

中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

蓋彼之號令在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井

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

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

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眾多轉餽勞費設就

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

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

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恆

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

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

種食假以犁牛自然成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

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

奏議卷九

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司

隘吝不克將順

蒸民詩云

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

之意當稔而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

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

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

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

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

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締紵充直窮邊

寒洹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

奏議卷九

五

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

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

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

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

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

監臨

食貨志江淮諸道各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殿最以聞

既失綱條轉成囊橐

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

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

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儉安若遇歲儉

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

吐蕃屢攻靈武將卒

多以糧運不繼數至危迫

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沿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尙日不暇給會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責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疚心盡如焚灼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旣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恆數圖慮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畱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眾地陝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糧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

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汴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靡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食貨志元宗時民久不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

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畱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畱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畱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稔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

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

復畱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

食貨志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爲

能立事用爲相造素嫌錢穀諸使穎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右朔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晃淮南節度使杜明運至東西渭橋倉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會

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

奏議卷九

九

沈古

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

閒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

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頗以

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

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

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

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

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貲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

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

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

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
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宐不以近利墮永制不貴功
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
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在轉運之務以
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
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
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
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
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

奏議卷九

十一

沈占

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
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
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
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
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
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
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
數竝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
糶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
管長史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糶之數得鳳翔

涇隴邠靈慶鄜坊丹延夏綬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
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
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
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
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
二萬六千貫文猶合贖錢十萬四千貫畱充來年和
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腳錢請竝委轉運使便
折市綾絹絁絲四色卽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
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
庫物亦取綾絹絁絲四色竝依平估務利農人仍取
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
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
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
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
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
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
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敕處分竝不得輒有
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間奏并報中
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

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抵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閒。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腳。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四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間亦忠義甚得眾心。若更淹遲。卻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卽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

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蹙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所非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眾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宐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徼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

千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諭乖疏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迹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

蕃鎮傳田神功冀州人天寶末賊以爲平盧兵馬使率眾歸朝後拜鴻臚卿劉

展反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從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厯二年來朝復還軍八

奏議卷九

十四

年力疾入朝卒左肅青齊右弼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灑殷

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

濟之材其爲利宐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邁厲不還

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

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旣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

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

帥陷五郡於匪人

神功卒代宗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雷事復以爲汴宋節度

雷後神玉卒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濮州刺史孟鑿交結田承嗣爲援朝廷以爲汴宋雷後靈曜益驕

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河北諸鎮詔命馬燧等討之更勝迭負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於

靈曜悅眾大潰靈曜開門夜遁汴州平竟斬靈曜於京師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

德隸十州之地及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已有正己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故云陷五郡於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縉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

藩鎮

傳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劉元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朝廷以爲刺史德宗初大破李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饋漕始通又破李希烈之眾入朝復兼涇原四鎮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吳湊傳宣武劉元佐死以湊領節度使馳往代之未至汴軍亂立元佐子士寧湊還爲右金吾衛大將軍

奏議卷九

十五

表記

頑輒敢眦。睚素非得眾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污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敎事君必先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

窺覲之心聖人所以興敬遜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靈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爲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關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靈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眾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

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
卻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
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
啟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
置事宜作條件間奏儻後事有愆素臣請受敗撓
之罪

奏議卷九

十七

四十七

高春

10229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九



